

魏

書

冊  
十

魏書卷六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鄆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為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為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為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

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卽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答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爲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指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

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雖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尙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闔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

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  
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  
以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世宗覽之大悅  
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  
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卽莊子所謂蒸成  
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指言蒸氣鬱長  
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  
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者  
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  
武丁用熙自比鴟鵂巢於廟殿梟鵬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  
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  
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

飲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劓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卽命肅宗出從者十餘人勅以光爲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

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尙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勅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

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  
丈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  
訓四海宣教九宗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氏  
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  
明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必中正  
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仞安  
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祇愧以爲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  
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  
未聞息彎挾之勞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棲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頰幸王公第  
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  
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  
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  
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  
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  
漸中秋餘熱尙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  
丈甘踰百品且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筵  
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  
餐飯不贍賃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皇  
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  
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闔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  
之耄欣遇犧年青衿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  
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與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曲  
有矯避但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  
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  
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

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前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實匡張訓說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孟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爲鼯鼯之所栖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拊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闔面接宮廟舊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

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尙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  
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缺職忝冑教參

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  
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  
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  
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  
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  
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惶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  
人蹙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  
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廟出欲御樓船  
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  
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

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爲神明之宅方加雕績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恆盡誠潔豈左右闕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飲酒茹葷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爲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尙不能逆剋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塋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感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跣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眇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爲本形敬乃末重實輕根靖寔躁君恭己正南面者

豈月乘峻極旬御層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與雕絢漸起紫山華臺  
卽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制防穢交條限以遏蠹汙永歸  
清寂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  
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鑾遊近旬  
存省民物誠足爲善雖漸晨隙所獲棲畝飢貧之家指爲珠玉遺秉滯穢莫不  
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遝競驚交馳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  
微足傷心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危狹聖駕  
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半旬途越數百飄曝彌日仰虧和豫  
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藏螫節遠昆蟲布列蠛蠕之類盈  
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類殺慈矜好生應垂未測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爲福與  
罪斯役困於負擔爪牙窘於賃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  
暄夜淒罔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爲災所在不稔饑饉薦臻方成儉  
敝爲民父母所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舉自近及

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己無爲近遵老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頰上表以位讓光夏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鶯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卽詩所謂有鶯在梁解云禿鶯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鶉鵲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璠惡鵠買誼忌鵬鶉鵲集而去前王猶爲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饜饕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

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卽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閣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彊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修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誦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尙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

外望輻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  
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  
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爲人故爲氣概  
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又於  
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  
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  
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京師肅宗許之  
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  
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  
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  
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  
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卽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以貴重爲

